

# 吳玉帥與我

楊

森

## 襄河中伏鄂西涉險

吳玉帥（佩孚）以一名窮秀才的出身，在蓬萊家鄉得罪了土豪劣紳，立不住腳，跑到北京擺測字攤，賣卜爲生。聽他堂兄的勸，投入聶士成所統率的武衛左軍，當一名戈什哈，等於是個勤務兵。其後獲得同營一名文案郭樑丞賞識，跟他拜把子，結爲異姓兄弟，又設法送他進軍校。自此一帆風順，由候差員而排長、隊官、管帶。他當管帶的時候，往後的河南督軍張福來，正是他的督隊官（營附）。

一直升到砲兵團長，副官長，駐防湖南岳州，有一次他代表曹錕到長沙開會，即席發表演說，獲得湘督湯壽銘的器重。湯壽銘向曹錕借將，使得第三師長曹錕對他另眼相看，不次擢升，他後來當到了素稱北洋勁旅的第三師長，充任北洋軍大舉南侵的急先鋒。陷長沙，下衡陽，自此在衡陽駐防，但他卻和湘軍將領交歡，跟革命軍聲息相通。於是他的思想行動丕然改變，成了最富革命精神的北洋軍閥首要之一。

他在湖南舉足輕重，因而發表息爭禦侮，請求撤防的通電，然後逕行回師北上，引起直皖戰爭。吳佩孚肅清禍國殃民的安福系，推翻主張武力統一的段祺瑞，獲得全國軍民一致喝采。英、美、法、日和蘇聯，都讚美他是個奇男子，中國最有希望的人物。

吳佩孚自此成爲直系軍閥的巨擘，統十萬雄兵，虎踞洛陽。一次直奉之役，打敗氣餒薰天的張作霖。二次直奉戰爭，卻被馮玉祥臨陣倒戈，一敗塗地。收拾殘餘人馬回武漢，經他一手提拔的部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竟拒絕入

境，是我以大義支持，使蕭耀南容他泛舟黃州，後來趙恒惕約他到岳州作客，十四省聯軍討奉，他又出山。但卻尼於河南，心情十分凝重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他的部隊散駐湖北、河南兩省，曾經和革命軍、奉軍兩路交鋒，連打兩次硬仗，結果是全軍覆沒，僅以身免。吳佩孚敗走南陽，放眼四顧，天下滔滔，這位中外聞名，炙手可熱的平威上將軍，兩次挫敗，終於淪為走投無路的天涯逋逃客。

這是民國十六年六月間的事。

一度傷心絕望，企圖入山披剃，落髮為僧，經吳夫人張佩蘭女士力勸而後止。吳佩孚在四面楚歌的嚴重危急關頭，作了個大膽的決定，他要入川，投奔我楊某人。

從南陽進四川，放着大路他不能走，因為北方的奉軍和南方的革命軍，俱有「請君入甕」、「生擒活捉」的部署。往西走小路，要通過時已接受西北軍總司令，吳氏死敵馮玉祥的委任，在當三十八路總司令的張聯陞防區。吳佩孚走這條路唯一的把握，只是張聯陞會由他一手提拔，不幾天前，還是他部下的一名軍長。因此吳佩孚一面硬着頭皮，自南陽直奔襄樊，一面派人去向他的老部下借道。請張聯陞准他渡過襄河，放他一條生路，逃到四川，找我楊森去。

吳佩孚一行方走到灰店舖，秘書長張其鍾性急，先行一步，途中遇匪，被土匪一槍打死。吳佩孚悽悽惶惶，不敢停留，只好再往前奔。

前此派到老河口的代表這時候回來了，向吳佩孚報告：「張聯陞很够朋友，他說馮玉祥要活捉玉帥，我不能不服從。可是玉帥只管放心過河，讓我假打一陣，朝天放幾槍，好跟馮總司令交差，斷乎不會傷到誰的。」

吳佩孚信以為真，夤夜渡河，船到襄河中央，驀地兩岸槍聲四起，子彈就在頭上嗤嗤飛過。吳佩孚大吃一驚，心裏明白這決不是「假打一陣」，張聯陞顯然是存心要他的命，向他的新主子報功。但是人船都在中流，無法

折回，唯有拼命衝過槍林彈雨，好不容易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到了王家集，總算渡過了襄河。一上岸，便趕緊落荒而走。

張聯陞在襄河設伏，邀擊吳佩孚於中流。這一仗，打死了吳佩孚的殘部三十八人，還有幾位官長落水被擒，輜重彈藥全部丟光。危急中潰散的官兵更不計其數。

根據後來張聯陞向馮玉祥的電報，證明他是真打。他派一旅重兵圍堵被他誘入襄河的老上司，一心置吳佩孚於死地。從老河口到襄陽，一百八十里長的河道全部加以嚴密封鎖。

在王家集突圍，是身經百戰的常勝將軍吳佩孚，平生最狼狽的一戰，從此他專挑人迹罕到的深山峻嶺走，經歇馬河、馬良坪而抵興山。這一條路上，正是大股土匪盤踞的鄂西山區，駐軍和官廳的力量從未企及，因而成爲出了名的「土匪路」。只是因爲當時我正駐防萬縣，坐鎮下川東，經常率領大軍，出入鄂西，所以這些土匪對我不無忌憚。他們聽說吳佩孚是來投奔我的，一路照料得很週到，派人帶路，供給糧秣。每到一處山寨，就由寨主親自迎迓，請進梁山寨裏去住。

到興山，方由吳佩孚的參謀長張方巖，打了一個電報給我。電報中備述吳佩孚目前處境之艱難，不亞於被困垓下，難渡烏江的楚霸王。尤其搶渡襄河猝然中伏這一仗，能够逃得出來等於是鋒鏑餘生，再世爲人。吳佩孚知道天地雖寬，但卻偏偏不能容他存身，連自己栽培提拔的老部下都要活捉他去請賞，他卻一心一意投奔於並無主從關係的我，其原因之所在是吳佩孚瞭解我的爲人，他說我一向最重感情，顧全友道，許我爲當今之血性男兒。因此張方巖請我念在舊日友誼份上，當此生死亡關頭，慨然加以援手。

他這封電報來了，真使我爲難之至。因爲吳佩孚應該曉得，當時我已蒙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委任爲第二十軍軍長。昔日之友，乃成今日之敵，因爲吳佩孚是由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的。更何況，四川一省正值羣雄割據，情勢

複雜，我若貿然的准他入川，是否能獲得川中各軍要的諒解，那還在未定之天。倘若他們以奉命捉拿吳佩孚爲藉口，趁機對我羣起而攻之，那麼，我可能連立身的根基都會發生問題。

### 我的處境左右為難

但是繼而一想，當年我失敗出川，吳佩孚以朋友之道待我，送錢送槍，幾度幸免，促成我規復失地，重整事業。那時候，吳佩孚是叱咤風雲，遙控北府的直系領袖，帳前擁有百萬雄兵，而我不過是敗出川中的一員省長兼督軍，無錢無勢，離鄉背井。在洛陽我親見豫督張福來，那麼顯赫的人物，在他面前也只是垂手肅立，連聲暗喏。然而他對我却禮敬有加，奉爲上賓。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」。像吳佩孚，不管他怎樣窮通勝負，我認爲他是我的生平知己之一。如今他潦倒狼狽至此，他什麼地方都不去，獨獨冒死往我的防區而來，很顯然的，他不也是把我視爲當時唯一的知己嗎？

於是我召集部下開會，先聽聽他們的意見。

會議中，沒有一個人贊成接納吳佩孚入川，倒是有些人主張，把吳佩孚抓了來，押解到南京國民政府獻功。作結論時，我正色的說：

「以我和吳佩孚的私交而言，我絕不能這樣做。而且，『君子不乘人之危』，古有明訓。現在，我決定歡迎吳氏入川，給他妥善的招待。至於國民政府方面，我自會打電報去呈明 蔣總司令，說明我個人必須顧全友道的苦衷。」

會議結果，吳佩孚本人和駐巫山的我部旅長白駒，同時拍來兩封電報。吳電是說：他已無路可走，不論我允許與否，他都只有入川之一途。白則謂：吳佩孚已經派人到巫山，徵詢我對他的態度究竟如何？

我當即覆電吳氏，表示歡迎，同時電令白旅長，告訴他我的態度，並且叫他充份供給吳氏部下的糧秣，並且代我好生接待貴賓。

同時，我把種種經過和我的苦衷，拍電呈報蔣總司令，懇切說明我處理這件事的動機和經過。

從鄂西的興山到川東巫山，路程不遠，但卻由於山巒起伏，鳥道險巖，通常都要走上七八天。我自己擁有一條大輪船，可以乘坐二三千人。但是我怕巫山地方太小，排不開熱烈歡迎吳玉帥的場面，因此我再往前走，把船開到鄂西的秭歸，在西門外二十里路的地方，正好迎上了僕僕風塵，狼狽不堪的吳玉帥。

我們在江濱相見，吳玉帥一看到我，歡慰已極。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，連聲的說：

「真想不到，在我如此患難之中，還有你這樣熱心腸的朋友，使我感到人世間畢竟也有溫暖。」

我問及他這一路上的情形，他一一敘述，對於張秘書長的猝死，他顯然非常傷心。我回想在洛陽和張其鎰的一席長談，不禁也有深切的悵觸。

他把張氏夫人請出來，和我見了面，暢敘契濶，不勝欷歔。我請他們兩夫婦，以及張參謀長以次，吳部僅存的一些職官和衛隊，全部登輪。當晚，江上風清，我備了一桌酒席，親自把盞，宴請吳氏夫婦和他的高級僚屬。這一路披星戴月，不勝風霜跋涉之苦。吳氏一杯在手，望了望我，淒然的說：

「前幾天到了興山，我仍有前程茫茫，無所適從之感。當時我只有一个想頭，就是子惠老弟和我肝膽相照，他決不是賣友求榮，落井下石的人。」

我向他稱謝，並且趁此機會，把我目前的處境，婉轉向他透露一點。同時我更坦白的告訴他說：我已將他入川之事拍電報呈報 蔣總司令。

他稱讚我：認為我這樣做人適足以表示大丈夫胸襟磊落、公私分明。吳玉帥接着又說，他這次入川，等於是

逃難，他向我保證，絕對不在四川從事政治活動。同時他爲顧念我的處境，甘願向全國人民拍一個通電，表明心跡，免得增加我的困難。

我說這樣當然更好，不過電稿擬就以後，我建議他改動幾個字。譬如，對他此次入川目的，我請他改爲「遊歷及休養」。不從事政治活動，則謂爲「不聞理亂」。他當即表示接受，而且一再的向我稱謝。

舟抵巴東，又過巫峽，我陪吳佩孚一行遊覽三峽風光。在瞿塘，吳氏詩興大發，還作了秋興八首。

將抵夔門，江流陡窄，兩岸巉岩，峭削壁立。我向吳氏提起我上次出川所遭遇的危險，如何雜在敵軍之中奔逐，如何搶舟，如何過灘，如何覆舟遇救？吳氏對於我當時的急智，頗加讚許。

我安排吳氏住在白帝城，一方面因爲當地風景絕佳，是真正遊歷休養的好處所。一方面則因當地有一幢很寬敞的二樓住宅，可供吳氏住用。張氏夫人，有我的太太陪伴，有說有笑，十分熱鬧。那些幕僚衛士，一路忍饑耐苦，我給他們天天打牙祭，以示慰勞。使他們歡天喜地，聲聲道謝。

### 訪我遇雨成落湯鷄

吳佩孚在白帝城定居沒有幾天，沿途離散的所部官兵，紛紛來集，幕僚部隊，總計有兩千多。他們仍還穿着夏季的單薄衣服。我不讓吳氏人曉得，先替他補發了五萬元的軍餉，再以全新的棉衣被褥，將他的部隊整補得煥然一新。一應巨細事務，全部由我親手處理。我一直等到諸事辦妥，因爲萬縣公務繁冗，我非得回去不可了。我向吳氏告辭，再三叮嚀：

「倘有任何需要，任何事情，玉帥只管吩咐，我一定照辦不誤。」

回到萬縣，立刻打電報給蔣總司令報告吳佩孚目前的情況，以及我方招待的種種。不日，蔣總司令的覆電來

了。領袖心胸，確是與衆不同。他指示我說：吳氏入川，可以招待。直到這時，我久懸着的一顆心，方始輕輕放下。再過幾天，總司令部的朋友們來電說一些中央要人，私下還曾表示，楊某人確實很講義氣，够朋友，言下之意，對我並不責怪。

吳氏在白帝城住了半年，都已經過了陰曆年了。我想白帝城名勝古迹雖多，終究是鄉間，住久了唯恐他覺得不慣。因而便想把他接到萬縣，也好日夕盤桓。我將這個意思向吳氏一說，他欣然首肯。於是我便開始爲他找房

子。

離萬縣二十里處，有一所楊家花園，亭臺樓閣，花木扶疏，頗饒園林之勝。我原先在那裏辦了一所軍官學校，現在爲了招待吳佩孚，我便將學校遷往他處，稍加修葺，移充吳氏和他僚屬部衆的住處。

十七年春，我派船迎接吳氏和他的部屬，浩浩蕩蕩，駛來萬縣。自從吳佩孚一進四川，他一切的開支不說，就是他幕僚部隊的薪津糧秣被服彈藥，一概都由我從優供應。吳氏遷來萬縣，每每喜歡到附近各處遊山玩水，我特地替他換了一乘新轎，多備若干馬匹，使他可以隨時帶着衛士，徜徉於山水之間。吳氏嗜酒，他對重慶的漁酒特別感興趣，一杯在手，總是讚不絕口。我便派人去重慶大量採購，備他飲用。酒後每有詩興，我又請萬縣附近的耆彥名流，經常陪他詩酒留連，互爲唱和。張氏夫人閑來無事，打上了麻將，我的太太因爲我家家教的關係，不諳此道，但卻少不得要替她找牌搭子，有時通宵達旦，玩得十分盡興。

吳佩孚自出蓬萊故鄉，半生戎馬，半生政治，真正落得清閑逍遙，自由自在，也唯有我招待他住在萬縣的那段期間。有一陣子他想重理營業，多讀些書，開了一張長長的書單子給我，我的副官竟在萬縣買不齊，只好派專人到重慶去照單全買。

在那一段時期，吳氏夫婦和我家人，往還十分親密。他常到我家便飯，和我談天說地，論古道今。吳氏先在

故鄉娶了李氏夫人，當管帶時又娶了長春張氏。李氏夫人早死，張夫人也始終不曾生育，因此他竟無嗣，以他令弟文學的一子承祧。張氏夫人有一位弟弟，也就是吳氏的妻舅，一向都在吳氏的幕中，他有一個四五歲的男孩，很得吳氏鍾愛，常常親自抱着他，四出遊玩。

有一天，大雨傾盆，我家裏正在開中飯，忽然看見吳佩孚手中抱了一個孩子，兩個人的身上都淋得通濕，畢直走向我家飯廳。當時我不免一驚，連忙上前問他：出了什麼事情？

他還沒有開口，自己先就笑了。因為那天中午，他突然想起要來看我，連衛士都沒有帶，懷中一抱他那位內侄，騎匹馬，蹄聲得得的進城。沒想到途中忽遇大雨，當他策馬涉河而過時，座騎失足，於是大小兩人全都滾落河中，成了一對落湯鷄。

吳佩孚在萬縣小住，嚴格遵守他那一通「不聞理亂」的通電，對於國家大事，一概不聞不問。然而他的目標太大，許多野心政客，都想利用他的聲望，作為政治資本。於是萬縣又有各方代表應集，使得吳氏的寧靜生活，大受困擾。一日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，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，帶了十五六名將校，從宜昌乘小型兵艦專程訪吳。他們聲稱願意協助吳氏東山再起，開出兩項支援諾言。一、貸予私人借款一百萬元。二、奉送步槍十萬支、山砲五百門、機關槍二千挺，連同彈藥，用小型艦隻分批運入四川。

吳佩孚的答覆是一句「那又何必」，他又解釋的說：

「我過去有槍不止十萬，有錢不下百萬，其結果我仍還是兵敗如山倒。由此可見，天下事的成敗利鈍，並不在乎有若干支槍，有若干萬塊錢。中國人的事情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了，外人盛意，敬謝不敏。」

## 丈二長一幅巨竹圖



這時候吳氏對於四方來客，已經感到很不耐煩了。有一天，我陪他渡江往游岑公洞，岑公名道源，是江寧人，他在隋煬帝大業年間避亂來萬縣，從此僑寓不去。岑公洞石壁上鑄有陸放翁的一句詩：「水作珠簾月作鉤。」吳佩孚在這一帶留連徘徊，問明白了岑公洞的掌故，他突然面有得色的說：

「我正想歸隱深山大澤，步岑公的後塵。」

從此，他一再向我要求，要離開萬縣，遠避塵囂，專心靜修，大有入山唯恐不深之概。我爲尊重他的意向，只好請他移居川北大竹，當然，那邊也是我的防區。

我送了他幾萬元路費，讓他率部自萬縣出發，一路遨遊山水，慢慢的走到大竹。我給他在大竹安排的廬所，是一幢五開間七進的華屋，名曰「芝蘭堂」。吳氏率眷住最後一進，有一大間起居室，中置長几，專供吳氏揮毫之用。兩側廂房，住的都是衛隊。

吳氏從萬縣啓程到大竹，沿途所見都是一叢叢蒼翠欲滴的竹林，而大竹附近竹林甚多。大竹之竹給了吳佩孚靈感，他從此開始作畫，所畫的都是竹子。每成一幅，也是一字不易的在畫上題這兩句詩：

「彭公畫梅我畫竹。

此友千秋思不足。」

這是他以遜清中興名臣彭剛直（玉慶）自況。大竹縣的那些紳糧，久聞吳佩孚的大名，相偕央懇吳氏畫一幅丈二巨竹，以備刻石題詠，永留紀念。

吳佩孚欣然應允，就在我爲他備就的長几上，勾描塗抹，畫成他一生中最上精品的傑作。這幅巨畫畫好不久，我統率聯軍攻打重慶，卻被劉湘施用銀彈攻勢，收買叛將，使我馬失前蹄，進退維谷。

正當我在重慶前線情勢危殆，鄧錫侯的部將羅澤周乘機進襲大竹，他把吳佩孚衛隊的槍械全部搶光。吳佩孚

早先在萬縣的時候，部眾走的走，逃的逃，兩千多人馬只剩下一半。到大竹經此大變，就祇有百十位幕僚軍官，和百十名忠心衛隊追隨不舍了。吳氏以安全堪虞，唯有往北落荒而走。跑到綏定劉存厚的防區。那一幅丈二巨畫，也就落到大竹一位紳糧之手。

我聽說羅澤周搶了吳玉帥的槍，心中非常氣忿，打電報給羅澤周，責他不該趁人之危，做出這種乘火打劫，罔顧道義的事情。那羅澤周真是臉皮厚，他回電給我，飾詞巧辯。他說：「吳玉帥的槍支留着也沒有用，又何妨轉送給我？」

吳佩孚逃出大竹，急急向綏定進發。綏定是劉存厚的防區，他當軍長，他的弟弟劉肇乾當師長，兩兄弟合起來，實力也不過是萬把人。他由於兵微將寡，見到吳佩孚就駭怕，不敢開門迎納，他請吳佩孚駐在綏定城外的檀木場玉皇山。後來，又搬到河市埧大興寺，在那裏定居了一個時期。

不久，國民政府完成統一大業，全中國的疆土上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遍地飛揚。劉存厚是老軍官，他所駐之地一直懸掛五色旗，這時候他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腳了，於是他把他所有的部隊都交給他弟弟劉肇乾，宣告下野。

民國十九年，汪精衛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，馮玉祥在陝西河南集結重兵，公然反抗中央，陰謀叛變。我鑒於全國方告統一，國家民族前途正有希望的時候，實不願分崩離析的局面重演。我一向勇於任事，認真負責，既然接受了中央的任命，我便深感有為國家討逆的職責，因此我上電 蔣主席，自動請纓，願自川北出兵平亂。蔣主席曾在南京和隴海路前線的柳河列車行營，兩次召見我部代表李寰，任我為川陝邊防司令，仍兼第二十軍軍長。他指示我軍應向陝南行動，側擊馮玉祥軍的後路，以便和隴海線上的中央軍兩面夾擊，澈底將馮部消滅。

接到命令，我很興奮，立刻佈置大軍出發。就在這時，李寰又來電報，他說當時有人向中央獻策，提出了一

個很高明的意見：請段祺瑞和吳佩孚到南京去，一方面可以表明中央優容舊敵，禮重賢能。另一方面，就討馮軍事來說，吳氏亦可能有良好的貢獻。

這個意見的高明之處有二：其一一是北洋軍閥巨擘，當時只剩下段祺瑞和吳佩孚兩人，在國人心目中印象比較良好。而他們往昔擁有的舊部，雖已星散四方，但若運用得法，未始不可起一些向心作用。其二一是吳馮向稱死敵，段祺瑞對那位「倒戈將軍」尤表厭惡，利用段吳，亦可給予馮玉祥很大的打擊。

爲國家前途，爲吳佩孚本人，我對這件舉措非常之興奮。不久，李寰的電報接連着拍來，先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邀宴川軍各將領駐京代表，傳達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意思，說是蔣主席有意邀請吳佩孚入京，以便諮詢顧問，希望川軍各將領儘量協助，使他早日成行。尤其懇切託我特別盡力，因爲我和吳氏的交誼，非同泛泛。

### 蔣主席接他赴南京

收到這一個電報，我真爲吳氏額手稱慶，立刻將原電轉達吳氏，請他早作準備。同時我又分電川中各將領，請大家仰體中央意旨，共同促使這樁美事實現。然後，我更派人往謁吳佩孚，問他有什麼需要？可以隨時通知我，我當爲他妥善準備。

正在興沖沖的忙着，好消息接二連三的傳來，李寰迭次來電說：段祺瑞已從天津到了南京，中央待他非常禮遇，謙尊而光，李寰又說：蔣主席爲了迎吳入京，親自召宴川中將領代表，席中說明業已派杜錫珪乘兵艦赴宜昌迎候，要我和劉湘、劉存厚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就近協助照料。語意之間，蔣主席特別要我設法促其成行。

得到這樣明確的指示，我立即轉達吳氏，問明白他啓程日期，電呈蔣主席。另則派人到綏定，爲他妥善準備一切，伴他同行。什麼事情都辦得舒舒齊齊，我正等候吳氏安抵南京的電報，突然，劉湘部下扼守萬縣的師長

王陵基，竟毫無理由的橫加阻撓，不許吳氏過境。吳氏無兵無勇，左盤右折，終不得接近長江岸邊，於是他十分惆悵的折回綏定。

白白的忙了好一陣，結果是一場空歡喜。吳氏最後一次爲國家盡力的機會，就此莫名其妙的輕易斷送。我聞訊之後，不禁搖頭慨嘆，憤懣不置。直到如今回想起這件事，我都會恨恨的猛一跺腳。

至於討馮軍事，不久由於馮玉祥凜于中央兩路夾擊的戰略，爲免遭受腹背受敵，全軍覆滅的噩運，向中樞承認錯誤，晉京請罪。蔣主席不但加深究，並且任他爲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。北伐成功以迄抗戰，蔣主席爲國家民族忍辱負重，他所表現的恢宏氣度，實在不是常人所易於想像的。

一直到二十年春天，我把廣安附近八縣，建設得很像樣了，我派專使到宣漢的下八廟，邀請吳佩孚到我故鄉一遊。記得他是五月卅日乘船駛抵廣安的。我率領文武官員，和當地的名流耆彥，一直迎出郊外。廣安縣民夙慕吳氏威名，小城萬人空巷，夾道歡迎。我在司令部裏舉行了一個茶話會，由當地軍民代表參加，使他們也得瞻仰吳氏的風采。

吳佩孚少年時期曾有美男子之名，他北人南相，五官端正，兩眼特別炯炯有神。開府洛陽時期，更添了一份英武與凝重，民國二十年他五十八歲，身體強健如昔，只是由於心情悵鬱，酒喝得多，昔年英氣難免有點消減。

他在茶話會上致詞，語多親切，神情也很興奮，我知道他是因爲到了我故鄉的關係。他盛讚地方市政建設，燦然具備，街道房屋，整齊清潔。他曾引禮記說：入其國其教可知，我今天看到子惠老弟領導的家鄉建設種種，突飛猛晉，我亦知其教矣。

午餐後，參觀廣安縣立中學，那裏是紫金書院舊址，也是我十二歲後讀小學的地方。當時侍游吳氏的父老，向他詳細說明縣立中學的歷史淵源，並且提起當年這裏還是縣立小學時，師生中頗出了些人才。吳氏說：胡駿是

翰林，又是致力修川漢鐵路的真知灼見者。顧鰲，是以擁護洪憲皇帝著名的六君子之一，蒲伯英在辛亥革命時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領袖，當過內務次長和北平市政督辦，如今再加上子惠老弟，文治武功，冠絕全川，貴縣真是得天獨厚，人才輩出啊。

我聽了，連稱不敢當不敢當，吳氏笑着對我說：

「說來我和貴縣真是有緣，你看，你們貴縣這四位大好佬，不都是我的好朋友嗎？」

這時，全校師生已經齊集大操場上，吳氏被請上臺演說。他講的是：「教育之體用和禮教的功效」，語語中肯，感人至深。對於我縣青年學子的愛護之情，洋溢於字裏行間。這一篇講稿的全文，後來還曾收入吳氏的「萊講話錄。」

二十年六月五日，他又應廣安吳氏宗祠公宴，即席演說吳姓之淵源，勉勵族人對國家和家族有所貢獻。講演完了舉行會餐，那天他的興緻很高，問了許多地方政情，以及民間對我的口碑。次日由我和胞弟懋修，傳三奉陪，往遊靜邊寺，承他在先父先母墓前行禮，並且遊行一週，勘察地脈。先父母墓址在鐵碑坎，也曾有堪輿家來看過，說是這塊地方脈真穴正，山清水秀，的確是一處佳壤。其實呢，墓址是我二弟懋修自己作主選的，事前並不曾請人勘察。吳佩孚對於風水頗有研究，他也很讚賞懋修選得高明。

六月七日到了我幼時啓蒙處的龍臺寺，那一對兩丈高的石獅赫然仍在，吳氏在寺前排徊良久，盛讚這兩隻石獅真是今古奇觀。他說他足跡遍歷南北，什麼名山古剎都曾到過，從未曾見有這麼大的石獅子。

## 暢遊廣安我的故鄉

他頻頻問我，幾百年前單憑人力，如此浩大的工程，是怎麼樣完成的？我向他說明當年工程情形，他連聲的

道：「這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沉吟俄頃，他又眼望着我，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子惠老弟氣魄雄壯，任重道遠。你對於中國，對於四川，都要像這一對石獅子一樣。我只希望睡獅快快睡醒，發聲吼；一鳴驚人，千萬不要老是躺在這裏，終老故鄉。」

我聽完他的話，不禁肅然起敬。我曉得他是在借這一處「今古奇觀」，在對我加以鞭策。然而細細思量，像吳佩孚這種愛國愛民的一代名將，他發人深省的說了這些，當然也有他個人的深切感慨在內。

龍臺寺以至花園村一帶，由我買下了大片地皮，辦學校，建花園，經之營之，已經成爲一處名勝地區。當地民衆，爲了感念我建設桑梓，曾經集議將這一帶改名楊森場。我說不行不行，我豈有這個資格。同時我看當地的稻子實在長得好，就給他們取個地名叫嘉禾場。

嘉禾場的子弟，都在龍臺寺公立兩級學校讀書。那天小學生們歡迎吳將軍，還特地舉行一個校內運動會，器械操和各類競賽活動，居然表演得相當出色。吳氏見了哈哈大笑，他跟小學生訓話，叫他們學習我的酷愛運動和發皇事功的精神，將來一定前程無量。

最後一處遊程，便是廣安的第一古刹冲相寺了。原來廣安城古縣小，卻有一處鮮爲人知的勝迹國寶，在縣城東北六十里處，面臨渠江，市廛繁盛，聚有四百多家店戶的蕭家溪。鎮外十里，巍然聳立一座隋文帝開皇六年（民前一三三二年），由當時郡守袁君等建立的古寺。

這座古刹早先叫做藥寺，供奉藥王菩薩，藥王是一位長者，名星宿光。星宿光先生長年拿果、藥供養日藏比丘，他的弟弟電光明，也持諸藥供養，於是大衆讚歌，稱星宿光爲藥王，電光明爲藥上。如所週知，佛家講究三劫，過去叫莊嚴劫，現在稱名賢劫，未來曰星宿劫。而經歷星宿劫後，即有千佛出興。最先出興的是日光佛，也就是定光菩薩，俗稱燃燈佛。因爲祂出興時週身有光，就像燃點明燈一樣。最後一位出興的，也就是出興的第一

千位神佛，乃爲須彌相佛。

因爲星宿劫後出興神佛達一千位之多，漪歟盛哉。所以佛家還有星宿劫千佛名經，裏面備載一千神佛的名號和簡史。

隋文帝開皇八年，廣安還叫流江郡，袁君等建了藥寺。唐朝初年由皇帝題額改名冲相寺，它供奉藥王，實際上就是定光菩薩（燃燈古佛）的道場。蔚爲奇觀的是寺後就山削壁，在整塊的石壁之上，雕刻了維妙維肖，栩栩如生的一千尊佛像。除了這一千尊極珍貴精美藝術品的佛像，冲相寺還存有唐碑五座，宋代題名刻石三十餘處。如明朝的王德完、王璟和黃元白都有題詠。

冲相寺隱藏在冷僻的渠河岸，我們往遊，舍舟登陸以後，一路峯迴路轉，水曲雲深，而層巒疊翠的幽僻地點，但見修竹搖動，山鳥傳音。任何人到了這裏，都會感到心胸開闊，思慮濼清，飄飄然而有出世之想，把一切功名利祿，全都看得淡了遠了。「靜觀自得，淨我身心」，這真是再理想不過的地方，這也是冲相寺的一絕。

走了一段曲折迂迴的山路，未見寺貌，先就看到一座三楹寺坊，正中間的橫額鑄有「曇華煥采」四個大字。左小坊鑄「獅子山」，右小坊鑄「萬佛堂」。這座寺坊，建成於清仁宗嘉慶年間，由西來和尚募化得來。

大殿上，供奉定光菩薩，有一塊匾額，上書「天地同流」，題端道光中太保余步遠。說起「太保」這個名銜，實在令人感慨萬千，啼笑皆非，照說太保位列三公之一，其位僅次于太傅，有人說太保的意思是「保安天子」，天子就是皇帝，由此可知太保地位之崇高，職責之重要。可是到了寫宋朝梁山泊故事的「水滸傳」上，就出現了一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原來在宋朝以前，五代時期，官爵浮濫，奸宄之徒往往冒充官吏，招搖撞騙，朦混一時，吓唬老百姓，因此有「太保滿川，司空滿地」的說法。連管廟的神棍，都以太保自稱。遼代太保的官職越來越卑賤狼屑，凡司賬某宮、某部、某郡，統稱太保。於是到了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一六八六年）三月，上

諭嚴禁五聖廟，革除太保。由此可知太保浮濫到什麼程度？時至今日，太保已成爲不良少年的別稱，真叫人興嘆慨嘆其不知所云了。

道光中這位題匾額的太保余步遠，名不見經傳，我猜想他極可能是當時沖相寺的廟祝。

### 八濛山弔古戰場記

沖相寺左右兩旁共有八尊寶塔，左三右五，這也是一般寺廟所罕見的，由此可知這座古刹工程之浩大。然而最最令人嘆爲觀止的，則是寺後石壁上的那整整一千尊佛像，那一大片石壁名曰定光岩，岩高四丈八尺，一例就石鐫刻，苔蘚瑩瑩，古意盎然。岩頂橫刻三字：「六字經」，其下一行直書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佛字之下就是定光菩薩法像，上有日月二光，定光菩薩像下排列四層，每層整佛二百五十尊，精工雕刻，細緻入微，衣褶鬚髮，活脫石上。比起其他寺廟所見五百羅漢的雕塑工程，豈止艱難十倍？

這一千座佛像，是從星宿劫後千佛出興的定光菩薩開始，一直雕鑄到第一千位的須彌佛相，亦即須彌介子，名爲不可思議之解脫法門。

大殿上有一鐵鼎，是清仁宗嘉慶九年的時候（公元一八〇四年），由廣安知州錢國瑞，和吏目樓在齊等所鑄的。寺後又有七佛龕，內祠維衛、式、隨攝、拘樓泰、拙、舍牟尼、蓮花佛像七座，全都在千佛岩的左邊，那也是隋唐年間的古迹。當時有住持高僧，每天講演大乘佛法，舌翻蓮花，頑石點頭。一位杜文思先生深受感動，繼承他父親的遺志，捨盡家財，雕塑七龕佛像。後來家財施捨完了，他又親到蓬安勸募，一直到大唐開元四年（民前一一九五），他才完成志願，除了七佛龕以外，他又造了兩座獅子神，左右安置。把這一座沖相寺，點綴得姿外莊嚴曼妙，富麗堂皇。



冲相寺存置一千三四百年，當然還有很多膾炙人口的故事，定光左岩神像左邊有一塊殺賊碑，碑文大意是說：南陽賊流竄本寺邊境，當地刺史率衆抵禦，卻以稼禾方熟，無人刈割，民食兵餉堪虞。曾有一位激海和尚禱禱神祇，發動官兵，保護當地百姓割稻收糧，因此兵精糧足，於是大破賊兵。邑人感念，刻祀神像，紀念前任刺史盧朝澈，和繼任者崔衡。至於當時有功的將士文武，也一一將他們的名字和官銜，刻在後壁。

又有靈秀碑，紀念羅姓僧人捨身奉佛。給牛碑，是一位姓趙的刺史鑿於寺產有限，僧衆無以為活，特地給牛兩頭，叫他們自食自力，耕耘生產。又有禮佛碑，謁相碑，和秦義報考碑。秦義不知是宋朝或是元朝的人，他和妻子劉爲，每年爲母親粧鑿佛一堂。所謂粧鑿佛，也就是爲一尊披紅掛彩，陳設香燭油燈。

遊過了冲相寺，乘一條大船，開到渠縣，我部下的將領楊漢城、夏炯、楊幹才、羅潤德，參謀長朱璧彩、副官長向廷瑞，還有縣中父老好幾百人，就在渠縣碼頭，舉行盛大熱烈的歡迎。當日在金禪寺晚餐，是素席，和尚們接待貴賓，施出了平生絕技，大大的表演了一手。尤其是其中四味，如炸苣菜、江米蓮藕、粉蒸荷葉豆腐、十景蓮子羹，很出了點風頭。吳佩孚讚不絕口，他說：

「我一生跑了那麼些地方，不料今天卻會在這個窮鄉僻野，吃到平生罕見的美味。古話說：『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』，這話可真是一點兒也不假。」

然而事後我反覆玩味，他這幾句話裏大有機鋒，他很可能是有感於我對他的患難相助，誠懇招待，又鑒於這是離別的一宴了，於是又借題發揮，說了幾句語涉雙關的話。因爲那幾味山蔬野蕈即使再好，也值不得他這樣盛讚不已，感慨系之。尤其是餐罷，我部將領紛紛請他題頌墨寶，他那天寫的，一改往日的寄情山水，詠題詩酒，而全是岳武穆的「滿江紅」，和文天祥的「正氣歌」。吳氏一生喜以關岳自況，這天他題的字，格外顯得意味深長。廣安遊的最後一個節目，是登臨八濛山，山勢迤邐，直瀉平陽，吳氏和我一直到了張飛大戰張郃的古戰場，

岩間有塊漢碑，長約四尺，寬約二尺，上鐫：「漢將軍飛大敗張郃於八濛山立馬勒銘。」

吳氏面碑小立，久久不語，時值凌晨，陰霾四合，而山風急勁，將吳氏的長袍下擺，吹得揚袂飄拂，卜卜有聲。我站在他身邊，暗觀他面部表情，有多樣變化，我想他一定是在回首當年，張翼德挺丈八長矛，張郃曳槍敗走，八蹄奔馳，金鼓雷鳴，而兩軍健卒，刀槍並舉，殺聲震野。曾幾何時，浪淘盡千古英雄豪傑，只剩下——荒草萋萋，斷碑殘碣。曹丕不是有過這兩句詩嗎？——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，我無意中瞥一眼吳佩孚的頭上，童山濯濯，卻早如滿天星霜，但有白髮短茁，我不禁喃聲在心底念道：「英雄自古如美人，人間不許見白頭！」俄而，吳氏回過頭來，神情凝肅，他低聲的說了一聲：

「我要下山了。」

到山下，我想起這塊立馬勒石碑常年風吹日晒，唯恐年代再久，連它也保全不了。於是吩咐當地官員，把它立刻送到渠縣，指定由教育局永久保管。

### 尼於西北厄於平津

自此，吳氏在渠江之岸，向我珍重話別，叮嚀至再，申謝者再。把臂不勝依依，我心中也是一片黯然別緒，因為我知道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。

因為吳氏這一次走，是有遠行，他和我商議過，早年他開府洛陽，青海甘肅的回教將領對他非常尊敬，因此他興起了西北壯遊之念。他這個主意已經打定了，我當然不便表示反對，不過我提醒他說：

「你此行必須經過成都，就怕鄧錫侯他們心懷叵測。」

當時，吳佩孚淒然一笑，搖搖頭說：

「我現在反正只剩下這條命了，我還怕啥？」

他入川的時候，幕僚衛隊共有兩千多人，臨走，就只剩一百多位軍官與衛士。陸續從他身邊星散的官兵，幾乎都來找過我，我是一概奉贈路費，讓他們回家。

我怕鄧錫侯、田頌堯搗亂，派我的私人代表劉泗英，代表我一路相伴而行，因此吳佩孚到了成都，鄧、田沒有找麻煩，而且還設宴歡送。吳氏在成都盤桓幾天，劉泗英來電說此行路程遙遠，中途恐怕難獲接濟，吳氏一行路費可能不夠。我接電後，立撥四萬元去，他們方自成都動身。自民國十六年吳氏入川，到民國二十年他作西北行，這三四年之中，吳氏不曾開口或命人問我要過一文錢，一件東西，而我也從沒有告訴他化了多少錢，發過多少糧秣被服彈藥和武器。然而我始終使他無所匱乏。「君子之交淡於水」，我認為應該作這樣的解釋。

一路上，吳氏隨時有信息給我，他的西北行似乎不大理想，過蘭州和劉郁芬見到面。經寧夏、內蒙古而到陝北的五原，沿途飽經風霜跋涉之苦，而人情冷漠，使他老懷更加抑鬱。駐陝北的師長井岳秀，派一營兵把他送到大同，閻錫山只派王靖國為代表接一接，於是在大同他被老朋友的冷落，激發了「六十年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風與砂」的隱怒，發了幾句牢騷，匆匆吃了一頓飯，即刻回車，吩咐逕往北平進發。他又山窮水盡，想去投奔他的世侄張學良。張作霖和他幾度為敵，但是最後他們終於成了換帖兄弟。更何況當年他派遣護送我回四川的那位于學忠團長，如今已在北平春風得意，當了平津衛戍總司令。

張學良和于學忠在西直門車站舉行一次盛大歡迎，從此就對這位老伯和老上司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。自民國廿一年至二十五年，他的生活費由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負擔，追隨的部下，從參謀長到處員，一律每月致送大洋五元。

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，他逃不出來，住在北平成爲淪陷區的「老百姓」。日本人要「抬舉」他做傀儡，組織

偽政府。他提出唯一條件：請日軍全部退出中國，並且聲稱必要時當以一死拒之。高風亮節，獲得國內外人士的普遍欽敬。民國二十八年底牙疾發作，日本醫師替他開刀，說是因爲毒入神經不治逝世，享年六十五歲。道塗傳說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真假如何，已成懸案。不過他這一死卻哀榮備至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全國軍民爲之嗟傷歎息。吳佩孚一生功過自有史家評定，不過我以爲他將來在中華民國史上，必然會有一席之地。

由於吳氏旅川三年多，大部份時間和我朝夕相從，兩家已成通家之好。抗戰勝利後，我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我的一個女婿張尙元在北平讀燕京大學，就在吳家住宿。他迭次來信，都詳述張氏夫人待他之誠懇親切。

### 南柯一夢繁華成空

抗戰勝利，北平光復，我立即匯款三千元，請吳府代爲營築吳氏廬墓。不久，我到北平觀光，曾去拜訪張氏夫人並展謁吳氏墓園。在我的想像之中，那座墓園必定是恢弘壯麗，蔚成名勝。殊不知一看竟是黃土一坯，野草萋萋，使我在行禮時心中猶感愕然。後來吳府中人解釋說，實在因爲法幣貶值，捐款淺淺，因此墓園興建計劃始終無法完成。

在北平時我寄寓青年會旅社，一日，忽然有一位衣衫不整，滿面鬍髯的人來求見。他一看見我，就自我介紹，說他就是吳佩孚的部將，和劉玉春同守武昌的師長陳嘉謨。我心裏十分納悶，我想你既然是北洋軍閥的方面大將，怎麼會潦倒狼狽，一至於此？於是他連連的向我嘆苦經，他說吳玉帥當年軍令森嚴，他的部下誰也不敢作貨財之積，陳嘉謨有三個兒子，一個當兵，一個做工，一個年紀還小，正需要他撫養，目前生活是極端的困苦。我冒昧的問他，爲什麼不找吳氏的舊部求助？他一聲苦笑說：

「玉帥的部下那個不窮，我能去找誰幫忙呢？」

到這時候，我不能不相信他真是陳嘉謨了，由此一點，也可以證明民國以來的稗官野史裏未免太會編排故事了。中華書局編印的「吳佩孚傳」中就曾說：北伐之役攻破武昌以後，「……陳願以兩百萬為贖命之資，而革命軍未允，但以劉（玉春）之愚忠可嘉，與陳同時赦放。」

後來吳佩孚的舊部靳雲鵬、杜錫鈞、盧金山等全部聚齊，就在吳公館設席宴我。席間我提起陳嘉謨見我的事，他們便說：

「豈祇他窮。你試問問看，我們在座的人，有那一個是過得寬寬裕裕的？」

我還不敢相信，試探的問：

「只怕是裝窮啊！」

他們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絕對不假，不相信的話，你儘管可以調查。」

接着有人告訴我，吳佩孚聲勢顯赫，名震中外的時候，他對部將要求最為嚴苛，大家雖然應酬交際，奢侈瀾綽，一擲萬金而無吝色。但這些都是公帑，如若有一文錢落了腰包，被吳玉帥發覺，可能會有性命之憂。因為吳玉帥嚴格規定，但有一文錢，就要花在創事業，和養兵練兵這兩件事上。他不許將領斂財，也正是他統御將領的一種手法。

我於是在心底暗唸：「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，還似舊時遊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。」他們之間又有人歎歎不已的說：

「如今，咱們這幫子人呢，只怕還得數孫馨帥的家裏景況好些，他雖然在佛堂裏給施劍翹為父報仇打死了。可是他有一位姨太太，出身宜昌商家，會積點私房錢，所以還有那麼幾萬塊錢的積蓄。孫馨帥的兩位少爺都在唸

北大，到還不曾聽說鬧過什麼饑荒。」

所謂孫馨帥，就是早年的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，他所佔據的地盤，是有金山銀海之稱，中國最富庶的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和福建五省。

其後，靳雲鵬邀我到他家去，我細細一看，果然寒酸淒涼。

轉眼南柯一夢，富貴榮華是空！民初顯赫一時的吳玉帥，其一生也不過是上述的兩句偈子之所況而已。

##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

■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。

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